[2027年唯一知曉一切事情起點與眾神隕落之日的我，最後來到了這個「無人之境」]

作者: _

Powered by 紙言

序章 1

序章（1）
「噹－－－」「噹－－－」「噹－－－」

鐘響伴隨着漣漪從中心處擴散開來，能感覺到陣陣微風伴着花香向自身吹來。遠方仿佛站着一個人，手掌正按着樹幹一側，是一棵木棉，風掀起漫天雪白的棉花，散落在靜如鏡面的水上。
「呼~」

柔光照射底下，一絲絲秀髮隨風飄揚，她抬起了頭，閉上了眼，彷彿在感受週遭的一切。她跟着木綿與天空的倒影反射形成了一處完美的對稱。 你－－

終究也選擇到這裏來。
我已經..... 可就在一瞬間，那個「她」又消失了。

繞過樹後，一桌一椅出現在跟前，雖說終於找到位置可休息一下，可在寬闊的水面上，就只有着一棵棉花跟一套黑金桌椅，柔和的光照、緩緩走過的雲朵，且桌面上擺放一堆書籍，那皆是精裝書還被書簽塞得滿滿，假如說此地無人，這跟本說不通。
想放聲一喊一句
有人嗎？
不不不...
試試轉過身來？

每當轉過頭來，他便隨着視角而轉移到另一邊，回過神來卻又空無一人。
看到了嗎？
繼承人，
有注意到「我」一直都在說有關「你」的一切嗎？
就好像在細說着一本跟「你」有關的書籍。
你是想問： 你是誰？
而我又是何人？
噢！先別囉嗦囉嗦，先來這坐坐吧。
當再次轉向鐵椅的方向，一名年轉男子正典雅地拿着書坐着，他身穿白色長袍斗蓬，在細嚼着書中內容，眼睛只專注在每一顆字上。一股無形外力推開了椅子，並轉向了自己。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是光，是世間的全部，也是世間之初的一
你可以稱我 「神」 當然也可以稱呼我為 「拉」。

抱着滿腦子疑問地坐下，就好像思緒跳進一個又一個的畫面循環，與其說訊息太多，倒不如說是過於空白，想着從中尋找到一些記憶的線索，但就連最基本的「語言」通通都想不起來了，假如「他」的聲音並沒傳進腦海中，自己跟本不會意識到自身是能夠讀取到「語言」，現在的自己就好像一個空白的靈魂跑進了一個陌生的軀體之中。看着他，再環顧四周，沒有任何人事物可讓自己分散注意力，也只能勉為其難地看着這個撓着腳拿厚書的「書蟲」。
噢！抱歉
繼承者，
或許現在的你可能稍微有那麼一點點不習慣，

或許在你的眼中這是一個無聊的空間。

腦袋中彈出了一些想法，本想脫口而出，可就如煙花爆竹只在腦中散發而慢慢消逝，最後一詞也只能止步於舌頭端，想吐也吐不出來。傻傻地盯着「那個他」已過幾分鐘的時間，想說又說不出口，想走走也不知該去何處，只有
「他」跟一堆的書。

看你的樣子都悶透了，我先把背景轉一下好了。

只見「他」向後手一揮，好一個「斗轉星移」，整個半圓的天空被轉了個180度，換成了繁星晚上。一個不留神他們就這樣轉移到了一處繁華十字大街的中心上，沒有了腳下的水鏡，感覺空間皆被高樓塞滿，而他們則夾在人車之間，路燈「滴滴滴」地轉換成綠色，人堆在斑馬線的引導之下交錯在一起，眼見人們衝向自己，下意識便舉起雙臂想着阻擋一下，殊不知穿過了？！
呀！？？？
哈哈哈！假的假的，先別荒，想不到你也挺膽小的嘛。
只見他依舊托着那本厚書，跟本就沒有向這邊看過一眼，只憑書中所描述的現實而照着講述。
或許這樣說：

「他」是在讀着自己所寫的劇本，而「我」又或者「你」則是其中的角色之一。

「咇！咇－－－」 突然一輛車正撞向人群，而又十分戲劇化的一個女孩正站在跟前。
小心！ 終於能講出口了。
可就在眾人的尖叫聲中，一切都凍住了。

人類。真是有趣的生物！
他們擁有着情感，因情感而堅守着正確的方向，亦因情感而踏上不歸之。
不知曾為「人」的你在這節點上會如何選擇呢？
是要拯救女孩，犧牲自己和後方的人？
又或者犧牲女孩和後方的人，來爭取更多時間去疏散更多人。

突然，「碰！」的一聲，車撞倒了十多人並拖行到數米之外爆炸了起來，大火波及到周遭商鋪和樓宇，並引發倒塌，但女孩依舊站在自己跟旁哇哇大哭，但這刻此處經已成人間煉獄。

一個經歷了家庭破裂，失業的白領，在計劃了結生命之餘，也希望能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之名。那天他成為了一名派遞員，載着一瓶又一瓶的石油氣來到了一處十字路，他就這樣踩着油進去了，但就在車燈前出現了一個女孩，他想起了女兒的身影而後悔了，他放開雙手大哭，然而命運的擺弄下，一切都太遲了.....
快將成神的你， 會從故事開端把白領的災厄消除嗎？
但我可以告訴你，因命運使然也會有下一位來頂替。
又或者，這一刻，你選擇的女孩生存了下來，但下一秒她卻把你的故事給毀了，你還會去選擇她嗎？

我能夠度量世間一切，安排得盡善盡，
唯獨..... 人類的情感•眼淚的溫度與重量, 我卻無法衡量。
噢！對了
借問一下，
你知道多少嗎?

第一章

「無人之境？」我走到樓梯上，指頭從左至右橫掃過每一本書，此名就出現在眼角底下，在一瞬之間確實牽引了我的思緒，那怕走過了，我還是毫不猶豫，直接伸出手指頭拉出一邊書角.....嗯？你說我是誰？「我」？沒錯，我就是我，而我就是你我本是光，是世間的全部，也是世間之初的「一」你可以叫我「神」當然也可以稱呼我「拉」走下透明的迴轉樓梯，腳掌踏在仿如鏡子的水面上呀~我想起來了！曾經看過一本書上寫道「天空之鏡」確實這裡就像是「天空之鏡」！這個世界無邊無際，自「我」有意識以來，便能夠呼喚出一個無限大的圖書館，無窮無盡的書本出現在眼前，每一本書就仿如一個平行世界，我就像你們現世裏所說的管理員，我每天都會抽出一本書來觀察著。如果出現了「阿波菲斯」那些可惡的毒蟲子，那本書就糟了。因為它們會慢慢吐出萬惡毒液，以溶解書頁為食，從而侵蝕書本，這是不可逆的事，所以只能夠把那些壞掉的書，掉進一旁的虛空拉圾筒中消滅掉，以免蔓延到整個書架，甚至整個圖書館。幸好這本書還很乾淨。喔！？對了為何「你」會出現在這裡？又怎樣來的？自上次那位出現了一小刻以後，就沒有發生過同樣的事情了。那也好~既然你出現在這，就坐坐吧~我如常打開書中首頁，唸出第一個字，身後一切包括圖書館都消失了，來到了一處黑夜的荒地當中。「咔嚓～」一雙纖幼無瑕的雙手拉動著手把，滿是鏽跡斑的大鐵門緩緩打開。月光照射底下，灰塵彌漫在空氣之中，這裏已經有數十年從未被人踏足過，眼看伸手不見五指的深淵，少女面帶繃緊，從身旁左側拉出一個虛擬投影的小頁面，上面顯示著計時器和一個按鈕，她手因緊張微微抖動著，並按了一下，便轉過頭來，毅然踏出了第一步。一陣冷風從後吹襲，少女皺著眉頭，急忙推動著手電筒的開關，望著眼前深不見底，身體開始不由自主地顫抖著，左右瞄了一下身後荒地上，有著半個身高的蘆葦群和小樹林，狂風擺弄下，總是覺得裏有某某東西正急進迫近，但手中的手電筒卻遲遲未能打開，少女開始變得焦急煩躁起來。那「東西」就好像沙子，甚至空氣，「它」可以隨風而散，也可以再次「重塑」——噓——「它」出現了此時此刻，眼前的直播房間已累計超過十萬人數，他們正等候著少女那些有意無意的尖叫聲，這些刺激正好填補現實中的苦悶，少女使勁力重覆推撞著那頑固的破玩意。「媽的該死～這破東西在幹甚麼，快點！人都快嚇死啦！！！！」「咚！！」大門突然被緊緊關上，眼前漆黑一片。「媽呀！救命呀！呀！甚麼東西在碰我~呀！！！」少女慌亂地向著大門方向亂摸一通，總覺得背後來了「東西」，便拿著手電筒胡亂揮舞，簡直快哭出來。她想也不想直奔深處，不知道手電筒是否聽見了她的「哀嚎」，終於識趣的亮了起來。此刻直播房間裡的「哥哥」們看得津津有味，當然也有「吃瓜群眾」們，人數正不斷地上升，各式各樣的「刷屏」塞滿直播房間，當然少不了各種「贊助費用」。少女跑到一個空曠的房間，瑟瑟發抖拿著手電筒環看四周，看似一處角落風平浪靜便一枝箭步走了過去，蹲了下來。微微光線穿過玻璃窗，灑落在少女的臉上，光線映射著一顆又一顆的汗水，從臉頰上落下，她死死地蹲在櫃子一旁動也不動，希望能靜下心來。過了一會，她再次探出頭來，左右偷看著週遭，確定沒有任何動靜過後，少女在耳邊擦了擦，點了一下頁面上的設定。-<「體感模式」啟動>/——-<「觀眾第一視覺感官體驗」ALL MIX>/——-<伺服器正監察使用者狀況><————————————————><————————><一切正常>/——風嘯聲在走廊中徘徊，肉眼看不見的盡頭，在漆黑之中，仿佛有一顆不自主抽搐的眼球，正跟著少女的身影移動著。滿有飢餓感的唾液打在地上，發出「滴噠——滴噠」的聲音，粗長的四肢正撐在天花板上。轉眼間，又無聲無息地，噓——消失了。漫步在各樓層之間，少女好奇地拿著手電筒踏進不同的房間裏探索，除了滿地的醫療用品和廢物爛瓦以外，並沒有任何的發現，少女又從某個房間走出來，她拿著手電筒照著牆身的大小管道，上下察看，似乎正尋找著某某東西。少女再次打開虛擬介面，當下才向直播間作自我介紹。「啊.....啊.....大....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到.....唉！？啊！！！」一些本來放在一旁的生鏽鐵罐，被無情的外力從後踢了一腳，倒臥在地上。<心跳率/呼吸頻率過高！請注意！>/——<正追蹤生物動態>————————已確認><囓齒類物種><危險水平>低/——在鐵罐裏的鼠輩們，慌忙到四處走避，「吱吱吱」的叫聲響遍走廊的各處。「唔.....」少女一邊露出厭倦的表情，一邊跨過倒臥在通道上的鐵架木櫃繼續向前走動。

第二章

「那.....那我們繼續.....聽説這裏的前身曾經是災難級生化實驗所，如今被畫分為禁區，被廢置在這片森林裏，在網上還一直流傳著一個駭人的傳説，據説在最高處的儲物室深處，有著一大群生物改造實驗品，它們被一個又一個試管封印著，今晚就讓我——「DG」來一探究竟吧.....」少女繼續往內深處探索。看著前方寫著「F5」的噴漆圖標，少女推開了那扇防煙門，到達了一處密閉的樓梯間，摸著向上的把手，她不其然地拿著手電筒，向上探了探，看似乎快到最後一層，她作死地轉過頭來，往下看着，無盡深淵就仿如一頭野獸正等候著她，只要稍有不慎，自己就會連同手中那「小東西」，立刻摔得粉身碎骨，少女不由自主地幻想著那些牛鬼蛇神正在身後，從下而上盯著她的畫面，她不禁打了個哆嗦，立刻轉身繼續往上。一步——兩步——密閉樓梯間的外牆位置裝了一塊巨大落地窗，月光映射著小身板緩緩地上升，望出窗外的小樹林過後，那些超遠處的繁華街燈的對比下，這裏卻被一大片人一樣高的蘆葦野草分隔著，反而更顯一種寂靜和可怕。空間的彼端，無數雙紅眼擠擁在鐵樓梯的各級空隙之中，不自然的神經抽搐抖動著，越加的頻密，少女的鞋頭與「牠」們大概只有五釐米的距離，這種已經久久未嚐的肉香味，實在迫不及待的想要往前大咬一口，就是想嚐一口芳香的滋味，此時此刻，只要少女一個不小心踩進裏頭，便會血肉飛濺，可「牠」們又再次忍住了胃口，悄悄地離開了。噓——少女終於到達了頂端的位置，推開一扇貼著一道符的大鐵門，總感覺好像拉斷了些甚麼，少女卻並沒有為意，眼看只有一旁的通道，她拿起了手電筒照射到通道內，就似乎只有單一的通道繼續往內伸延，這裏並沒有其他房間，也沒有任何的指示。少女頭眉深鎖口咬牙齦，倒抽了一口涼氣，假裝鎮定，頂著快將跳出喉嚨的心臟，走進了密不透光的黑暗之中。手電筒的微弱光線在極黑的通道中苟然殘喘，內心和眼球被暗黑所侵蝕，黑暗快將抽走她僅存的理智，每一下的呼吸都是千噸之重。長廊中傳來的奇怪迴音不斷擴張到大腦中，少女開始著急了起來，精神繃緊，眼球下方的血管隨著無形的壓力而漸漸增加，少女碎碎念地繼續向著深暗的位置前進，可她的心快將承受不住了。很快，少女便迷失在黑暗之中，那怕就算有手電筒和「Amon」的幫助之下，地圖顯示的位置與少女眼前的跟本就是兩回事。那些「觀眾」一邊不斷勸籲少女不要再走下去，但另一邊卻威迫利誘要求她繼續。最後因為金錢的利益驅使下，少女只好硬著頭皮走下去了。「噓——」牠又再次出現了，「牠」正慢慢地貼近少女的身後，兩米高的身軀，慢慢張開那張擁有千萬利齒，能有著190度的開合的嘴巴，「它」的上顎就在少女的頭頂位置，而少女的小頭也在喉嚨之端，就差「哢嚓」一聲.....十分鐘過去了，少女再次走到一個熟悉的拐彎處，她看見一張椅子擋在路中央，但上一分鐘，它本應該是在一處角落裏頭，少女萬分不解，這時一根破麻繩，尾端捆綁著一個剛好塞得進頭的圓圈，從天花裏頭垂掉了下來。椅子也好像受到不明的外力開始搖晃起來，麻繩被外力拉扯得異常筆直。「咔噠！」椅子被踢倒了，而繩子也不斷搖晃，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停了？地上正滲出了血？哈哈--一把滲人笑聲從後傳來。

第三章

眼見面前極不尋常的情況，似乎某「東西」也並不友善，少女的眼睛睜得老大，看來嚇得不輕，基於本能，想也不想一跌一倒往後方拔腿就跑，不知為何仍然有某些觀眾看得津津有味，當然其他的早已經嚇破膽立刻按退出，可這已經太晚了~少女慌亂地拐過一個又一個轉彎，試途返回當初的入口，但這裏跟本就是另一個空間的迷宮喔！不不不~這應該是新一次的困獸鬥才對。「它」熟練地跟隨著腳步。很快少女便因為缺氧，小身板緊靠著一旁牆壁，無力地倒在地上了。可能因為過度驚嚇的關係，大量的腎上腺素導致呼吸變得急速和薄弱，少女面色蒼白已經不知所措，只能不斷反覆喘息，希望能夠快速平復繃緊狀態，可頭髮每一端已沾滿了汗水，同時間也不斷地按著「Amon」，盼望能夠有人接收到她最後的求救信號。然而空洞的通道中又傳來了奇怪的聲音——「噠噠.....噠.....噠噠.....噠」少女本以為是某處地方滴水，水滴打在地上而發出的聲音。可是走過的路之間，好像並沒有發現任何水跡，而且為何聲音越來越大？！「噠...噠...噠...」它好像到了第一個拐彎了，正轉入直路快速衝到這裏來少女剛下降的心跳率又好像火箭般飆升，面也彊硬起來，她微微站立著，絕望地凝視著在旁的轉角處，她不敢伸出脖子探頭看，因為這無疑是送死，可她已經沒有任何的選擇時間了。「噠！噠！噠！」呀~它快到了~但她已經跑不動了，少女只能立刻關上手電筒，緊貼在牆壁上，
屏蔽著每一下的呼吸，生怕只要漏出一絲空氣，就會被它發現。「噠——」它停下來了—— 少女把五官都快縮成一塊，死死地緊閉著眼睛，悶著每一口氣。這東西好像從鞋子開始模上來了「吱吱~吱吱」這時少女才意識到這是一支臭老鼠搞的鬼，她異常憤怒，瘋狂無情地一腳踢飛它到牆上，可憐的老鼠從牆上掉下來奄奄一息。少女眼見「危機」解決，她立刻打開手電筒照射到老鼠身上，只見牆壁上被老鼠畫出了一道血痕，很快又有其他同伴把牠碎屍萬段，那堆老鼠群就好像液體一樣，瘋狂向美食裡頭堆疊，少女立刻吐了出來。「？」「那是甚麼.....！」少女瞄到牆上的血痕，就好像被無形的手指畫出了一個問號——少女驚恐萬分，可這時她的腿彊了「呼——」一道冷空氣吹向少女的耳背，陣陣涼意打在少女的頸後少女不顧一切大叫著，一跌一撞地跑著。她終於跑到剛開始的入門處前，現在只要再向前推開門，跑下樓梯，到底層的通道直奔盡頭便可逃出生天。但仔細看了看那扇門好像.....是道破爛木門，而且上面還刻著一些類似封印陣的符紋和一些古老象形文。突然木門另一端「某東西」扭開了門鎖，彎曲變型的木門發出骸人的磨蝕聲.....木門被拉得筆直，卻空無一物「不是吧.....不會的.....不會的」「為甚麼！不要靠過來呀！嗚呀！」「救救我！」少女被嚇得理智降零。她潛意識告訴她剛剛在的位置比這更安全，面前的空間似乎空氣和氣氛更加凝重。「吱喫！——沙沙沙.....」少女開始冷汗直冒，滿身的汗水好像正慢慢地堵塞各個毛孔，眼前的影像出現無數殘影，維生指數//下跌50%/——危.....危險/——正試途重新連接/——ER.....ROR//原因不明.....「咇——」「Amon」不受控制發出故障的機械聲，各種雜訊聲充斥在虛構螢幕之中，刺耳的仿人聲徘徊在耳蝸之中。少女試著往後逃走，只可惜那道門早已消失不在，早已成滿是污漬的死胡同，少女絕望地雙手拍打著那面無情的牆壁，但她已經沒有後路了，無奈地只好靠著一絲意志繼續向木門後的空間摸索。過程中卻又不斷地「鬼打牆」，最後她停下來了。「有光！」代表希望的餘光出現眼前，她用盡餘下吃奶的力氣奔向柔弱光源的地方.....這裏是整個工廠的盡頭，看上去就是一個實驗場地，四處放著一個個貼有生物性危害標誌的大鐵罐，還有一大一小的福爾馬林瓶，大型抽風扇葉有頻率地轉動著，窗外月光散落在冰白的雲石地板上，襯托著扇葉的影子，一下一下地閃爍著。「牠」正在等候少女的到來。少女意識迷糊走前兩步，瞇起了眼睛，並試途向著窗戶外仔細地查看之際，光線折射出少女背後正有一雙雙紅眼死死地盯著她，正張開血盤大口，少女露出滿有極為驚悚的面容，卻不其自然地轉過身來望著「它」冷笑了一下「哢嚓」「滴噠.....滴噠.....滴噠」無情的浮雲再次淹沒了皎月的柔光，噓——
少女的頭顱連帶整條脊髓被無情外力拉扯到地上，身體各部位被外力嘶咬致分裂，當中產生極大痛楚，少女猙獰的面容被拖到另一處，不斷被周遭硬物大力撞擊而開始變形。啃咬聲、碎裂聲不斷，血液從體內一直流到地板各處，倒在地上的身體還在反射性地抽搐著，血肉飛濺，皎月又次重返霜雪之地.....「噓——」一切都消失殆盡了。

第四章

「夢兒.....徐夢兒!!!!!!」一股失重的下墜感，把夢兒從一層層的「夢」境中拉回到「現實」「啊!.....哈~」雙眼猛然張開。仿如缺氧的呼吸，汗珠從面頰急速落下，心臟依舊處於夢裏瀕死的狀態，剛剛撕裂的疼痛感慢慢減退，手掌還震動不已，瞳孔正慢慢聚焦於天花上，每一絲髮絲都沾滿了汗水。夢兒深深吸進一口氣。「我死了？還是。。。？」心裏正疑惑著。她拉起了上半身，隨手拉開一旁窗簾，晨光從玻璃窗滲透進屋內，轉過身來穿上拖鞋，踢著步走進浴室內梳洗，如常地打開衣櫃，非常熟練地從衣服堆中抽出數件衣著，但心裏卻依舊在顫抖著，細細想想剛才確實被嚇得不是味兒，甚至還有一些碎片影像。脫去一個又一個衣架，細心穿上衣服，望著鏡中的影像又再次陷入迷思。<電源連接><系統再次啟動>/——你好，我是「Amon」<檢查使用者大腦連接>//無效/——警告！使用者大腦失去活動反應！<檢測使用者生命跡像>————<無>————<正緊急通知醫療援助><已連接醫院終端>救援到達逾時>超過一小時(因大量危重患者搶救中)<正上傳使用者最後使用影像到終端>——「呀哈。。。。」一個滿是疲倦的打呵欠，仿如知更鳥的鳴叫聲，響遍整個辦工室，是一名二十多歲來頭的小伙在趕工。「噠。。。噠噠。。。嗯？現在是。。。？糟了！？」面上滿是疲倦的時奕，望著正不斷向前奔馳的大指針，他總是希望時間可以再慢一些，可交報告大限將至，鍵盤上的手指頭也正馬不停蹄地與時間進行攻防戰。下垂到鼻尖上的眼鏡又再次被推回原位，頭髮經過一整晚的拉扯早已亂七八糟，一雙深垂被黑眼圈倦意圍困的雙眼被固定在瑩幕前，滿有頻率的敲打聲正倒數著.....「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突然其來的來電把時奕嚇得整個人彈了起來，慌張地看了一下老舊的手機。糟了！一切都完了，是館長的奪命來電。在鈴聲響亮之際，時奕急忙按下儲存並列印鍵，跑到打印機前瘋狂按下設定鍵，望著打印機陪伴著秒針，不荒不忙擺動著，背後傳出陣陣咖啡香氣，同事們有說有笑地逐一回到座位上，只有時奕仿如在平行時空，如坐針氈，氣急敗壞，還瘋狂地敲打著那台不懂人事的打印機。收拾好東缺西漏的文件，雙手捧著大堆雜亂文件，他立刻衝出辦公室，跑上樓梯到達二樓，好死不死的褲袋裡頭的手機鈴聲還在響著，整個博物館都徊響著整首莫扎特G大調弦樂小夜曲，時奕裝淡定的一邊整理好外觀一邊趕忙著，實在非常帶感，同事們都紛紛探頭察看。「哎呦。。這下可頭痛，看來又過不了試用期。。唉~還是算了吧。」時奕滿是汗顏地終於走到館長室門前，不禁感嘆著並扭下門鎖。「咯咯。。」「時奕你這伙子！你是吃了豹子膽了吧！如果不是看著你叔叔的份上，你早就消失了！哈！？」館長咆哮著「呀！館長！有話好說。。。別生氣嘛，嘻嘻嘻。。先坐坐嘛~」只見館長手上早已緊緊地拿著拐杖，臉早已氣得焦黑起來。氣得炸開的他揮向時奕的頭上，希望來一擊當頭棒喝，幸好時奕及時關上門放下文件，拿起在旁中世紀盔甲的盾牌，擋下了攻勢。館長已經忍不住心中的怒火「我要炸了！臭小子!」館長不斷揮舞著手中的拐杖，誓要把時奕好好修理修理。當下可憐的時奕只能夠躲在盾牌後方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猛接打擊，連一絲反坑的機會也沒有。「叮——」另一半折斷的枴杖飛脫到地上，時奕看得目定口呆，而另一波攻勢又來了。時奕急忙轉守到辦工桌上，背貼著落地玻璃，眼角看著下方就是悠閒大街，只要玻璃窗撐不住，喔！不敢設想，而此刻電腦屏幕正好播放著收納庫中的一舉一動。「汪！。。。汪汪！」小狗正不斷在攝像機前活蹦亂跳。小可愛扭著屁股搖著尾巴，還在各展品旁邊舒暢地撒著尿，還撒出了一道光亮彩虹，仿如在天堂般的享受，簡直目中無人，十分淘氣。「這隻非常討人喜愛的小狗狗，本應在某處草地在活蹦亂跳，為甚麼會出現在博物館的收納庫內？！為甚麼還在鏡頭前？團！團！轉？回答我臭小子！這小東西肯定是你帶進來的！我已經看過上星期的監控，那晚只有你在加班的，快解釋！」焦黑的館長筆直地指著電腦屏幕，拿著棍子慢慢接近時奕。

第五章

「館長，你聽我解釋！嘻嘻~.....啊？！」時奕背冒冷汗縮在一處，冷笑了一下。館長又抽出枱底下纖細的西洋劍並架好姿勢準備進攻，時奕也只好擺出防禦的姿態，雙方非常認真對視。「哼！以卵擊石，看招！？」館長一個小側併步，淩厲劍鋒刺向時奕的正前方「館長！那天我剛好走到收納庫旁的休息室，看到牠躺在了後門前，所以我給了些食物給牠，這小東西挺可憐的，你別看牠現在活蹦亂跳呀，可在上星期牠瘦骨如柴，還受傷了，我一時愛心湧上心頭，所以呀.....真的很對不起！我不知道那小聰明偷偷鑽進收納庫」時奕面帶尷尬跳上辦公桌上，一個翻滾到地上，利落地避開攻擊「你可知道這小東西會帶給我們多少麻煩？啊？！」館長步步進迫，不斷連續刺向時奕，而時奕也只好兵來將擋...「啊！！！！」可憐的盾牌被館長的西洋劍，無情地擊飛掉。時奕就像被拔光了毛的公雞一樣，毫無威脅性，只能夠任由館長宰割，到處走避。另一邊廂，館長室門外早已站著一幫人等在偷聽著內裏的一舉一動。「娭！是誰招惹了館長呀？」其中一位很好奇撞了一下旁邊的女職員的肩膀。「哎呦~你不知道嗎？不就是那個還在試用期的小夥子。」「喔！？是昨天那個修理電燈管的夥子嗎？我還以為他是來修水電的....」「呵！這夥子可神祕了，聽説是館長的私生子，而且還住進了那個在收納庫外的私人休息室，真是有夠大牌面。。」「娭~不是啊！我聽説他不是館長的朋友的朋友的朋。。。。。朋友的侄子嗎？是搭關係才進得來的」眾人都靜了起來，表情木納望向正噴著廢話的女員工。。。。。「啊~這。。。為何。。。裏頭沒動靜了呢？嘻嘻嘻。。。」女員工異常尷尬，並試途轉移話題。「奇怪。。。。？」房內安靜了起來，眾人都貼著耳朵在門上，路過的清潔大嬸看見了，也來湊個「理所當然」的小熱鬧。「咔嚓！」眾人因大門突然打開，全部都失去了重心，趴倒在地上，尷尬的眾人正好與時奕四目交投。時奕向他們點了點頭，便急忙地往外逃跑，眾人頓時都傻眼了。望著眼前老羞成怒的館長拿起了桌上鍵盤電腦，連頭帶尾拋向大門的方向，大家都紛紛向著左右方向散去，博物館又再次變回原來的甛靜文雅。時奕非常納悶地返回自己的座位上，想到剛剛走出來那尷尬的模樣，眾人都從後盯著他狼狽的樣子，確實自少到現在也沒有剛剛那樣引人注目，也從來沒人會關心他，可他並非想要這樣的「關心」，時奕看著那張放在桌上的照片。「可惜呀。。。」他站在自己的座位前收拾著，正好撿起一個殘舊的小棒球，回心一笑，仿佛正在回憶著些甚麼。與此同時，小狗仍然在「新地盤」中探險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原始獸性，不斷驅使牠探索周遭一切事物。「嗯！？。。。。。汪汪！！」一陣奇異氣味再一次喚起小狗的求知慾，跑到一具巨型古老石棺面前，周遭的空間開始扭曲.....「嗯唔嗯！汪！。。。汪！」小狗嚇得不斷地呼叫並掙紮著，帶有千年腐屍味道的繃帶，源源不絕地廷伸到各處，剛好抓住了小狗的尾巴。「啪！」小狗被拉到在地上。小狗用盡吃奶的力氣去站立抓住地面，只可惜因剛才過多的體力消耗，再加上強烈的腐臭味和浮沈的空間，跟本無力抵抗，牠只好乖乖地含著淚投降，「啾」的一聲，細小身板便一下子被吞進石棺之中。

第六章

此刻剛好是午餐時間，剛下課的夢兒當然要快快填跑肚子，她腦海不斷閃出昨夜的情境，由其是「它」。這到底是甚麼？滿腦子思緒的她穿過公園，走到紅綠燈跟前等待通行。「滴噠，滴噠，滴噠。。。」柔和陽光曬落在頭上，感覺時間正放緩著，夢兒擡起頭滿是歡欣地享受一下陽光。突然「嘭」的一聲，這好像是從對面博物館傳出來，途人都紛紛伸出脖子察看。「滴滴滴滴滴。。。」喔~要過了！早站在街口的夢兒消失不見，途人們又再次交集在路中央又散開了。「來人！快吧那小子連人帶狗給我五花大綁活捉起來！誰先捉到他誰就有錢賞！」「噠——噠噠噠一一」，無數腳步聲響遍大小街巷。大約十個警衛正不斷地追逐著一位白領小生，而他的懷裡正抱著一隻大眼睛滑溜溜的可愛小狗。街上的人羣聽到後方傳來追逐聲，慌忙走避，就連鴿子羣也趕快飛到平台上看好戲。只可惜有些老公公婆婆，也埋頭苦幹，手撐著拐杖，緩慢地向前碎步走動著，希望能趕緊避開，但理所當然的被撞得原地自轉三百六。街角的花店老闆打著飯後哈欠，拉出自己的手推車和打開摺疊凳子，如常開著收音機，扭對了頻道，聽著電台午後的節目，真是悠哉悠哉。「嗶！嗶嗶嗶！大家午安，今天是八月二十九日，時間一點整，歡迎大家收聽「午後閑聊」！
我是卡莉~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現今科技巨頭-阿圖姆公司的創辦人兼董事長
拉爾夫•萊茵哈特
來臨本台接受專訪~」「拉爾夫董事長你好~可以先跟聽眾打個招呼嗎？」「喔~不用這麼見外，卡莉~叫我拉爾夫就可以了，大家午安，今天天氣不錯喔，有到街上走走嗎？」「拉爾夫你真的很親民而且是個全球英雄呢~
不僅在「大瘟疫」過後投放大量資金，而且在半年內研發藥物疫苗，及後以廉價出售疫苗專利幫助全球多國，最終幫助全人類戰勝了大瘟疫。現在還要幫助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免費安裝新型人工智能耳機和植入高端生物科技晶片，以提升他們的生活智識水平，而且加強了他們的勞動力和發展速度！不知道在人們給予拉爾夫你這樣一個英雄肯定的時候，你是怎麼想的？」「喔~
其實我當時也沒多想，腦內就只想著，如果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就儘量幫助其他無助的人，守護人們的笑容就是我們最大的動力。」「那據最近的新聞報導，可能會有政府官員又或者政客認為你這種的行為，完全是助長其他地區的競爭力和全球威脅性。而且那些國家也在評擊你這是利用科技進行滲透間諜行為，來幫助自身國家，對於這些指責衝突你認為是.....」「呀！快讓開呀！！！」「別擋生路呀！！！！！」眼見一位面露驚慌的青年正往自身的方向衝來，花店老闆完全未能反應過來，只能無奈放下小檔口，下意識靠邊站。時奕仿如一名職業橄欖球球員，懷抱著小狗突破陣陣強風，很利落地從右轉了個九十度度，扭過花檔，一路跑到菜市場裏，抱著小狗在人群中瘋狂穿插躲避，不斷往前衝。隨後的警衛有些因為花車而收制不及撞了下來，另一羣也繼續嘗試不斷突破人群，伸出手試途抓捉時奕，但一個又一個的完美躲避，簡直姣兔三窟，令一眾警衛抓狂起來。「向左！娭！？再向右，起跳呀！」耳邊的聲音依然在囉嗦著。時奕快速躲過一個又一個的障礙物，就像一名全能的運動健兒，輕鬆無阻地穿梭各大街小巷。此刻他所看的世界，是異常的緩慢，甚至靜止了起來。「臭小子！你再跑！唉~唉~唉~不行了！」不過10分鐘的追逐混戰，警衛們亦只能夠喘著氣，倒貼在牆邊，無奈地望著「償金」消失在人群之中。

第七章

「呀~」滿是爭紮的時奕跑回家中，直奔到廁所裏頭。他看著那死死地套在手指上的戒指，心態簡直崩潰。他只記得剛剛不知為何在收納庫懵懵懂懂的醒了，然後手濕濕地，還被套上一枚金戒子，之後就被館內警衛從後追著。他不斷地塗上潤滑肥皀，一番速度與摩擦過後，那討厭的戒指仍然不為所動。小狗不斷在客廳中央快樂地團團轉，幸福與不幸成了一個鮮明對比，不停諷刺著他。時奕以奇異的眼光，看著小狗，然後一手抱起了牠擠來擠去，左轉右轉，就像搓揉著小玩偶。「嗚~嗚嗚~」小狗發出難受的哀嚎。經過一段觀察，還是並沒有發現任何的痕跡，也沒告訴他到底剛剛發生了甚麼事。當刻時奕苦惱極了，面有囧樣的，只好失望地叉著鼻樑，抱著頭，無奈地躺在沙發上。「你媽找你，我爸找你，你媽.....」鈴聲響起。「喂？——」「臭小子！看看你幹了甚麼好事！？」話音未落，一把熟悉的怨罵聲直通到時奕耳蝸深處。「啊！源叔呀~沒事沒事，只是一場意外而已.....娭——嘻嘻嘻。」「工作！我幫你找了！住處！我也給你了！你還想怎樣呀！？」「源叔~你聽清楚，「意外」，懂嗎？這只是意外.....」「少説廢話！你還不趕快下來，還不好好交代你所説的」「意外」？你是真的吃了豹子膽嗎？別再躲了時奕！出來！嘟~」不管時源叔在電話裏如何咆哮著，時奕仍絲毫淡定不為所動，距離「事件」已經有二十年了，或許「一切」都已經「習慣」了、「麻目」了。可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對於他而言，確實是意料之外，也是擋不住的命運。本以為自己能夠每天努力工作，準時上班下班，有著三餐溫飽和雙休假期，也是對自己跟家人有所交代，誰知道在面前那可愛淘氣的小狗，一下子就把他打回了原型破功了，或許這就是命中注定吧。最後一點霞光被地平線所淹沒，黑暗再次降臨.....時奕重新站在大門前，望著那早已布滿灰塵的合照。「爸~我又讓你失望了....」隨後轉身拉著小狗，就關上了大門，滿是憂緒地走下樓梯。看著街上一雙一對的行人，單身的自己還拖住一條狗，形單隻影的他顯得更為格格不入。一邊無奈地踱著步一邊苦腦著該如何好説服源叔，走著走著天空忽然就下起了大雨。不知道是因為今天的巨大變故，還是因為正淋著雨的關係，眼睛開始看到了重影，身體搖搖晃晃的，一位身穿黑色連帽外衣，外加鴨舌帽連口罩的途人，從後狠狠地撞向時奕的右臂。「呀！這很痛的——你沒長眼的.....嗎？」時奕轉過頭來，正想教訓那該死的途人，但那人早已經消失不見了。滿身衰氣的時奕緩緩地走到一條陰冷的小巷，隱約看向裏頭的一間老舊古董小店，微光穿透滿是小瑕疵的玻璃窗，照亮小巷的一小處，顯得格外溫暖。但此時一道又一道的「瀑布」隨著兩則大樓高牆落下，密密麻麻的水花飛濺到時奕身上。他閉上了眼睛，任由雨水無情地打在自己的臉上，希望能沖醒自己。呼吸因過多雨水的刺激，變得不由自主、急促起來。濕冷狂風吹襲，身體皮膚抵擋不了，從各方面冷風的入侵，快速長出了起雞皮疙瘩。「臭小子！站在這幹甚麼？源叔有要事先出去一下，快進去店內，在我還未回來的時候，好好看著店裏的一切呀！還有小美，她少一根頭髮我唯你是問！知道嗎？店裏有甚麼的就去問問阿肥吧！」焦急的源叔拍了拍時奕的肩膀眼看胖乎乎的阿肥打開雨傘走出老店，瞧了瞧時奕，毫不耐煩地等候著他，可呆若木雞的時奕還未回過神來。「源！。。。。。。。。叔？」他轉過身來，卻發現背後已經空無一人。

第八章

「汪汪——」小狗正圍著小美，在大腿間鑽來鑽去，似乎很是享受。「時奕哥哥！你來了！嘩~這隻可愛的小狗狗是送給我的嗎！？」滿臉笑容的小美抱著小狗，開心的跳了起來。這小可愛也很會裝，剛剛才給了時奕帶來了一大堆麻煩，現在卻歪著頭，搖著尾巴裝著小可憐。時奕也很配合，使盡全力抓弄小狗的頭。很快地小狗便喘不過氣，並試途從兩者間爭脫開來。「哎呦～小狗狗乖，來！姐姐帶你去洗白白喔～」小美滿心歡喜抱著濕漉漉的小狗，牠轉頭看著時奕，一副「計劃通！」的樣子打從心底表現出來。誰知道進去了不到三四秒，浴室便發出陣陣慘叫，可後悔了。看到此「狀況」，時奕終於久違地笑了。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如此的「自我」了，或者應該這樣說，他早已忘了「我」到底是甚麼。盡是為了滿足他人的笨蛋，而「我」永遠不是某個「他」。厭煩的阿肥手拿起一大串店鋪內開關的鑰匙，非常熟練地關掉店面的燈光，走出店外拉下大鐵閘，「呯！」的一聲，然後插上鑰匙，「哢嚓！」。最後打開閘上的小門，隔著五六個身位的距離把鑰匙拋到時奕的手，「嘭！」轉身關上小門走上在旁的樓梯進樓去了。時鐘還在拼了命地向前，也快要到十一點整了，電視機也響著熟悉的新聞報導背景音樂。「各位觀眾晚安！今天是八月二十九日，晚間新聞報導.....」嗯！？時奕豎起了耳朵聽著。「今天在市內醫院發生了大量嚴重內傷的患者被送進醫院的不明情況！據警方消息指，大約九成患者先前皆參與了一位名為「DG」直播主的「體感直播」.....」「呀.....呀.....啾！」連續噴嚏聲蓋過新聞的報導，最後一位從浴室走出來的時奕摸了摸額頭。手掌心的溫度與額頭的微熱融和在一起，一股熱氣在他體內不斷地醞釀著。「哈啾！哈啾！哈啾！哎呦～看來是生病了」他沒精打采地說著。看著頭頂上的廚櫃，他細細打量著到底那一瓶才是心目中的感冒藥。剛好抓到了一瓶特效感感藥，手微微搖出兩顆小藥丸，一手便拍到口中，便隨著水而消散，這時他才意識到那枚戒指的存在時奕拿不情願看著那枚死死扣在手指上的戒指，慢慢回憶起今天種種意外，也因為一直拔不出來的關係滿腦子皆是愁緒空白，手還不自覺地玩弄起戒指，左扭右扭的。嗯！怎麼好像沒東西扣住了！？咦？又為何戒指有空位能移動了！？還臉疑惑的時奕皺了皺眉，往下看著到底為何，原來右手正按著戒指上的寶石，戒指好像觸動了機關似的，指圈的週遭就變寬了，但只要放開機關，戒指又會死死地套在手指上。時奕非常的好奇，不斷瘋狂按著機關。「這戒指真神奇！？為何能這樣？而且還是一件文物？但這不像呀.....嗯！？.....呀！！！！！很痛！」戒指就好像有了靈魂，突然加大力度狠很地咬在手指上，時奕立刻再按下機關把它鬆脫，掉到地上了。看著手指上的紅印，時奕開始產生了擔憂「還是趕快把它歸還，不然.....」「今天下午，在市中心國家博物館中發生一則特殊文物失竊事件！跟據博物館傳來收納庫和門外的監控鏡頭可見，今天中午時份，一名大約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在博物館裏工作男疑犯曾經進入過博物館收納庫，在內進行大肆破壞，並偷走一枚從古埃及棺木中擺放的戒指古文物。及後往博物館東北方向，即市內街市方向混入人群中逃去！」「先交由特派記者-蘇菲為我們報導現場情況，交給你！蘇菲！」「好的！安娜！大家可以看到博物館現在被警方拉起了封鎖線在內調查.....就在.....」時奕睜著大眼，死死地看著新聞螢幕，再看著捲在小窩裡睡得正香的小狗狗，腦內不斷放大剛看到的錄像畫面，心裡拼命的否定剛出現的疑犯身影並非自己，但只要仔細看同樣出現在畫面那隻可愛的小狗狗.....

第九章

「呀！！！！！！這次真的死定了.....呀！！！！！！！怎麼辦！我該去自首還是怎樣？」嗚~嗚~警笛快速經過時奕立刻嚇得魂飛魄散，把所有的門窗，燈光都關了起來，生怕會走漏了一絲風聲而要受牢獄之苦。
驚慌失措的他快速地竄進閣樓上，不安地坐到了工作臺前，打開燈並順手拿起了放大鏡察看手中的戒指。嗯？這是甚麼！？時奕本想檢查一下戒指情況是否良好，希望等待淩晨時分，利用之前留下的後門鑰匙，偷偷混進收納庫中「物歸原主」但為何寶石中好像有某種圖騰若隱若現？明明是古埃及的文物，為何卻是充滿幾何設計，而且還有精密機械！？指環內外上還刻著一連串象形文，而且是由不同機械組件的縫隙組成，還泛出淡淡金屬藍光！？時奕再次把鏡頭轉向寶石上，還用台鉗加固穩定，幸好之前在博物館內上了幾堂翻新與修復古文物的速成課，所以也略有研究，但這可並非一般單純的的古文物.....「先拿著微型鉗刀夾著布擦亮一下吧.....嗯！？」兩枝微型鉗刀沿著寶石的鑲嵌位置按下，寶石內裏的機關便會一層轉一層地打開，最後停在一處散發著微微藍光的小核心處，核心周圍卻有著荷魯斯之眼的圖騰。「喔~這好美呀，如此超古代文化產物，居然意外落在我手中，不是吧！？而且發現這種文化簡直比發現UFO更為驚人呀！？嗯！如果是因我而發現~那豈不然？！」「咻！」滿腦子幻想的時奕閉上了右眼，全神貫注的看著內部的變化之際，還時不時因為興奮而笑了出來，內部核心就好像充滿了能量，並化作一道激光透過寶石和放大鏡的折射，正衝向時奕的左眼。「呀！！！！！！痛痛痛！」時奕來不及躲避，激光沒遮沒掩直接鑽進眼裏，
左眼頓時一片漆黑。痛苦他盡量抑壓著叫聲，可眼裏真的痛得要命！「噢！見鬼呀！不是這樣就瞎了吧！嗚~我不要呀！嗚為何這麼痛呀！噢不行了！痛死我了！」嚇得快哭的時奕緊緊地握著拳頭，按著左眼，強忍淚水，不斷在地上打滾爭紮，混亂中還把台燈工具都掃在地上。隨一段時間過後，時奕狼狽地一跌一倒站了起來。可能是剛剛把所有門窗和簾布通通閉上，現在整個屋子都黑得伸身不見五指。時奕還在剛害怕的氛圍中，他一邊單手抖著，一邊還慢慢模著週遭向前移動，一番努力過後，終於觸碰到房間門鎖。但不知為何總是覺得心裏有些不安，失魂落魄的時奕握起了鎖頭並轉向拉動之際，卻開不了！？「咚！！！！！咚！！！！！」時針分針剛好一同到達12正，樓下大擺鐘肆無忌憚響這響聲簡直不要響，一響起，瞬間嚇得時奕差點離魂，腳也軟了。滿面掙紮的他重新爬到門鎖位置，腦內簡直荒了個透，單隻手不斷地摸著其他門鎖一拉一按一扭一推終於走出來了，可時奕已經滿頭大汗，汗流浹背。環境昏暗，還有走廊上大堆雜物，再加上左眼視力受損，走下樓簡直步步爲艱，而且前方還有大段路。他滑出腳尖摸著牆壁緩緩向前。「呀~終於到了~」經過百萬毫米長征，時奕的腳尖終於碰到下一階梯級，非常感動。「碰！」「嗯？」「碰！！！」「小美！？.....是小美嗎？慢著！？小美有那麼重嗎！？」「碰！！！碰！！！！碰！！！！！」時奕滿是疑惑，但現在明顯在地板上感覺到震感，這並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踏步感，這感覺根本是一頭大象走進了家！？
可這大半夜那來的「大象」！？還好像要衝上樓了！？「碰！！！！！！！！，碰！！！！！！！！！！碰！！！！！碰！！！！！」他驚悚的立刻往另外一邊，用僅於一隻手指頭衝向燈光開關。微弱燈光在拐彎抹角打開了，一個巨大身影投在牆上，在下方幽暗處很明顯是有隻「東西」走上來了，但為何「它」能進來？而且一打開燈就停住了！

第十章

彊化的時奕頓時覺得整個人都冰冷了起來，身體因為極度緊張和劇痛而不自覺顫抖起來，時奕嘗試收緊身驅，不斷呼出熱空氣，希望鎮靜起來，但反而現在連嘴唇也跟著抖了！？「不行！我不可以因為自己怕死就逃走，我不要再掉下「他們」自己跑了！我要下去！這樣他們很危險！」時奕裝勇敢地一拐一拐地就下樓，而對方好像也往後退了！？他們倆仿如隔空跳著探戈，一前一後，互不相讓，結果花了整整一個小時的時間才走到中間的拐彎小角處，時奕緊張地身貼另一旁牆壁背靠下方位置，燈光對比下，下方更顯昏暗。其實在時奕的內心卻已經嚇到整個人好像氣球穿了個洞，勇敢的心不斷在洩漏，只期望有任何一位神明能夠拯一下他「我們在天上的父聖父聖子聖靈.....如來佛祖玉皇大帝觀世音菩薩.....真主阿拉呀！隨便一位可以來打救一下小弟，把樓下的趕走呀！」「呼~~」「！」「呼~」「？」仿如一頭野獸的低嗚慢慢靠後在陰影中消失不見，膽小如鼠的時奕慢慢探出頭來，看著下方環境，並沒有剛剛那種的壓抑，感覺戒心放下不少。借著這樣的空檔，時奕立刻竄到樓梯口右邊的廁所，鎖上大門。「呼呼~呼呼~想不到第一天真的撞「鬼」了！之前還以為小美說笑而已，有夠猛呀！」混亂的他走進浴室看著浴室門上那好死不死裝上去的磨砂玻璃窗，呼吸依舊急速，感覺已經到了理智值懸崖式急降的程度，而且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不由得想了下「事情也太急進了吧！！！」又不知過了多久，時奕的情緒感覺平復了不少，他重新站起來隨手撿起了腳跟旁的大掃把子，摸著門鎖，準備衝.....！！？「嘭！？」一雙足足比時奕小腦袋那要大的巨手拍在那塊弱小的玻璃窗上，感覺只要「它」再費一點小力，時奕的膽子就會隨玻璃窗的落下而炸掉，時奕這時口水都吞不到下去，嚇得一丁點聲音都發不出來，死啞啞地站著，其實已經走不動了，剛握得筆直的掃把也立即軟化掉到地上，他不敢轉身，只能蔽著呼吸閉上了眼，總好比跟「它」對望著徹底瘋了，也好為自己留下最後叫「救命」的一絲理智。嗯！？為何身子內裏的中間會有空氣流動，不是呀！為何它會穿牆呀！？而且那隻手.....穿？過！了？我！！！！！！！面容扭曲的時奕睜開了眼，看到浴室鏡子完整無缺的反射後方一切.....噓-「呀！！！！！！！！！！！！！！！！！！！！！！！！」與此同時，「喂？源呀？」「「他」走你那了對吧？」「喔~那還好~至少還能「回收」」「但.....「這個」「他」確實能搞定？萬一失控了，那？」「我知道！但這.....比以前拉爾夫預計還要早呀！跟本是不正常呀，哪會這！.....」「哦哦哦~那好吧好吧，我這先收拾一下343-01，到時間成熟再「回收」343-02和03吧！」「你說技術方面.....哦~不要這麼慌張，都幾十年同事，你就該足夠信任給我，更何況還有拉爾夫，還怕甚麼呢！唉~先做正經事呀，快去！ 我和拉爾夫還等著你回來喝兩杯呀！」「哎喲~身為男人還這哆哆嗦嗦的，難怪你老.....老.....沒！沒！「你老爸」我在說！難怪他當年說你總像個女人叫我好好看著你呀！唉~好了好了！要好好遵守「計畫」嘛~好我會了，就這樣，Good Night Baby~」「嘟——」燈光灑落在一架滿滿工業味道的電梯前，一個胖乎乎的身影按下了手機按鈕正耐心等待著電梯到來。「哼~哼哼~」他嘴角上揚哼著歌，熟練地拉開電梯門，輕搖的踏進裏頭，再拉上閘門，按下了「U50」，便隨著電梯往下加速消失在黑暗的一深淵之中.....

第十一章

「夢兒.....徐夢兒!!!!!!」一股失重的下墜感，把夢兒從一層層的「夢」境中拉回到「現實」「啊!.....哈~」雙眼猛然張開。仿如缺氧的呼吸，汗珠從面頰急速落下，心臟依舊處於夢裏瀕死的狀態，剛剛撕裂的疼痛感慢慢減退，手掌還震動不已，瞳孔正慢慢聚焦於天花上，每一絲髮絲都沾滿了汗水。夢兒深深吸進一口氣。「我死了？還是。。。？」心裏正疑惑著。她拉起了上半身，隨手拉開一旁窗簾，晨光從玻璃窗滲透進屋內，轉過身來穿上拖鞋，踢著步走進浴室內梳洗，如常地打開衣櫃，非常熟練地從衣服堆中抽出數件衣著，但心裏卻依舊在顫抖著，細細想想剛才確實被嚇得不是味兒，甚至還有一些碎片影像。脫去一個又一個衣架，細心穿上衣服，望著鏡中的影像又再次陷入迷思。不經意已經穿着好了整套的衣服，又是前天那套白襯衫配窄身運動褲，戴上眼鏡，將在踏出門前，在鏡前輕輕擺弄一下昨天才新編剪的輕涼中短髮，踢上拖鞋滿是呆滯地走下樓梯，陣陣只屬於晨早的香氣噗鼻而來，喚醒了夢兒的思維。是麵包香？又好像不是。是咖啡香？是有在內。也好像有蛋香和焦香的味道！「年輕人別在囉囉嗦嗦的，快坐下！時候也不早囉！像你這樣年紀的我早就.....」只見芳姨在洗滌盤前，正在埋頭苦幹地洗刷着還散發着微溫的煮食用具，夢兒拉開屬於自己的木椅一屁股就坐了上去，已經不曉得經歷多少次這樣的清早，就跟第一次那個同樣的早上，自己就坐在這看着從右側窗戶散落進來的太陽光，是只有屬於陽光那樣的溫暖，微風還不時調皮玩弄一下掛在窗戶的日式風鈴，涼風輕柔地撫摸着她幼嫩的小臉，一下子就在屋內跑完了一圈，它就像是這小屋的一員，涼意牽引着夢兒的好奇心，水汪汪的小眼睛在屋內周遭四處打量着，一切都好像突然地理所當然：突然地出現在腦海中的那個微笑，理所當然的一句「媽媽！」。這句話此打破了我倆之間的隔膜，就此成了我倆之間第一句開始的對話。「我還記得那時她的笑容跟我是一樣的，她給予了我另一個人生，我給予了她另一種希望。」臭丫頭！還在發呆！食物都涼了，等一下不是又要我去翻熱一下呀？都甚麼時間了，是要等明天早上吃？我還要洗你那份碗筷！你還年輕當然覺得時間很多是吧，可我每天時間就那麼多，你吃還是不吃隨你喜歡，可浪費我時間就不行！一下子打回原形的夢兒，快速地把「芳姨的寶貴時間」都全塞進嘴裡，這下可真的牛嚼牡丹。雖然嘴巴跟雙手忙個不停，可夢兒那雙眼睛還盯著那熟悉的背影在屋內東找西尋着飾物，可能誰也想不到，面前這位今年快將有四十的「阿姨」身材仍然像妙齡少女苗條，身穿純色寬闊衣着，有點像是巫女在甩來甩去，仔細看及腰的秀髮被盤在了後方，用一根髮簪固定着，這「背影殺手」在大街上可是迷到不少少年和大叔，轉身過來，標緻美人瓜子臉，那副老舊的金絲眼鏡托在細長鼻樑上，那雙水汪大眼已不再是以往的楚楚可憐，反而是多了憂愁與無奈。「找到了！原來是放這裏呀！早安，親愛的二十年了，我還是那麼的大意糊塗呀，嘻嘻嘻。」正傻傻地甜笑的芳姨挪開肩上秀髮，看著等身大的鏡子，小心翼翼打開鏈扣，將印有一男一女合照的鏈墜擺好位置，並熟練地扣上鏈扣，芳姨一天的工作又這樣的開始了。看着時鐘正擺向三十正的位置，夢兒習慣性地把所有刀叉碗盤都放到洗滌盤上，一個仿如知更鳥的哈欠伸展，喚起了整屋子的生命力。那晚經歷了命運般的生命交換，那天屬於她們倆的第一個早上也是這樣，這二十年來從未改變。拉起睡在木椅上的小背包，穿起黑色運動外套，一個小碎步走向後門位置穿上鞋，剛好芳姨正盤起秀髮走到另一端門前「媽~我走了呀！」「哦~記得別那麼晚回來！拜~」「唔~拜拜~」話語聲隨着夢兒踏出屋外而消散，

仿佛那天「他」也曾說過差不多的話，芳姨手中默默地握著鏈墜，走進了店內。這可是她自己親手改裝的「前鋪後居」，將本來的大廳分成一半，裝上假牆作分隔，在室內周遭掛上黑紫色的長布作掩蓋背景，在地上放着一塊印有不知甚麼字樣的魔法陣大地氈，之後準備數個老木頭框子，周邊還雕刻了一些西式花紋做點綴，裏頭放着各式各樣的神像、儀式器具，當然少不得一些古書舊典營造氣氛，打一些紫紅光，在角落放一台噴霧器跟小香爐，令那些冤大。。。。呀~不對！是令「落魄人」騰雲駕霧才對！好了~一切事物準備就緒了，就差她自己了！先看看那箱「角色服」「到底今天穿那國的宗教服裝好呢？」傻大姐呆呆地看著箱子，左找右挑的，終於在底下找到了一套「神婆裝」，套上紅紅大袍，然後戴上面紗跟頭飾，走到魔法陣中間的小桌子，一屁股坐到小熊坐墊上，枱面上放着水晶球、十字架、塔羅、羅庚等各式各樣的工具，收集好一切，便從底下抽出一碗白米，上面還插着三根線香。「呀！忘了調整一下亮度~就紅色吧！一切好了！」芳姨一個小碎步返回座位上，就像一名害羞

的少女那般低頭等待着，煙霧迷漫再加上從下而上的邪紅燈光，確實有模有樣。「叮嚀叮嚀~」漆黑的舊木門帶動着古董門鈴被緩緩打開，光線走進屋內，映射之下清晰看見縷縷白煙從腳跟處逃竄，看著面前光怪陸離的景象確實讓人敬畏。「請進~落魄之人。」

第十二章

----------<早安> 時間還未踏進八點的晨早上，為有一口飯而吃的人們已經顧不上其他風景，一個個的衝上公共交通工具裏頭踏上每天的「生命之旅」，當然夢兒也是一員，最後一位上不了車的她，不幸地只好站在博物館外的巴士站環顧四周，背後一個在博物館辦公室裏的小文員引起這位「攝影師」的注意，那個打呵欠，一雙深垂被黑眼圈倦意圍困的雙眼，下垂到鼻尖上的眼鏡，這景象正好能夠成為功課的材料。 「咔嚓咔嚓」「我這真的太聰明啦~」 雖然不知這位小文員的大名，但「他」的功勞可拯救了夢兒那個難熬的上午課堂。 踏上去往人們的夢之地「卡諾新區」的穿梭車上，車子穿過「卡諾舊區」的老大街小市巷，夢兒眼看一棟棟「老人」走過，在它們身上仍然掛着當年的宣傳海報，甚麼「卡諾城歡迎你！」「時代先鋒卡諾！」「卡諾--希望之城」等等的，如今每一個都已分崩離析、滿目瘡痍。車子剛好因塞車停駛到卡諾一號大道的正中央，這大道與其餘另外的二、三、四號大道，以中央「卡諾新區」作核心，起點由四個舊區碼頭開始一直線打穿到卡諾城外。 那個該死的晨光剛好打在新區裏頭的一根根尖塔上，然後直接反射到舊區這裏來，這種光芒並非屬於自然，仿佛是有意作弄並有意設計，就好像要把人壓得死死，把你和周遭的都給厄殺了。夢兒抬起手來擋着強光，露出厭惡反感的表情，實在恨不得自己有一天能夠把那些可恨的尖塔給拆了。 閉上眼，從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台滿有歷史的mp3播放器跟有線耳機，車子隨着音樂開播再次行駛，慢慢靠近下一個車站，此站作為中間位置跟中轉站，是最多乘客交替的一站。最先跑進來的是一雙小情侶，兩人所穿衣着，所戴的耳機是最近才引入的「新衣」，是新區裏高科技套衣的「
閹割版」，真正的「金玉其外」只有外表卻沒有實際的功能，但這邦人就是吃這套長大，甚至可以說是「新人的影子」。 可這一切， 也只是「自欺欺人」罷了。 「寶貝~」「怎麼了？」「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收到通知啊？真的有夠折騰人呀~」「別急嘛，好的東西是需要等待的，既然你都等到我的出現了，我們就該再給點耐性好了~唔~」「口甜舌滑，誰說人家是在等你出現呀！走開啦！討厭！」「別這樣嘛，我們都快成夫妻倆，就差一個通知，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然後就-------」「哎！？這裏先停着！我可沒答應過你要這樣哦！你還是先-------」「我.....我.....我向你保證甚麼車、房子、日常大小事、還有一切有關你的我都會一一承擔, 請你相信我！」 夢兒雖然潛浸在老歌之中, 可眼前這對情侶的一舉一動夢兒都看在眼中, 她目不轉睛地看着倆人 看着他們並不是因為「兩小無猜」打破人們滿是睡意的沉默 也非因為那些打情罵俏的肉麻或激昂的誓言而去注視着他們 反而是舊歌曲那滿有規律重拍子的旋律牽引下，就在那個瞬間，夢兒在二人身上看到另一個芳姨與那個「他」的影子。 是如此的輕狂無知 亦是如此勇敢地去愛 曾經有人說過 「假如為這段愛情加上一個限期，我希望是一萬年」 如時間可倒退，在那個「他」許下偉大的諾言時加上一個要有車有房有地位的現代愛情前設，這段愛情能否挨過一萬秒呢？ 「我才不要！我要的是現在就要坐到你的車上，睡在你的床上。」 少女無情的拒絕，把站在人類高光位的少年一腳踢下懸崖。看着可憐的少年憋着眼淚追出車門，夢兒不禁嘆氣。 「其他人發夢都希望能夢到自己能進新區裏飛黃騰達，可是被新區取錄的我卻要把人們的「夢想」給炸了！真的是可笑可恨。」